

人·生·漫·品



一路开花著

ZOUGUONAJI DE CHUNNUANHUAKAI

走过那一季的春暖花开

如果时间逼迫我们必须忘记
那我即便忘记全部
也不会忘记你
因为只有你，才能包容
才能体谅我的坏脾气
也只有你，愿意陪着我
默默走完青春的花季和雨季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国家一级出版社·全国百佳图书出版单位

人
·
生
·
漫
·
品



一路开花
·
著
走过那一季的
春暖花开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国家一级出版社★全国百佳图书出版单位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走过那一季的春暖花开 / 一路开花著.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13.3

(人生漫品系列 / 陈晓辉, 一路开花主编)

ISBN 987-7-5087-4336-3

I. ①走… II. ①一… III. ①散文集—中国—当代 ②随笔—作品
集—中国—当代 IV. ①I267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13) 第030903号

书 名: 走过那一季的春暖花开

主 编: 陈晓辉 一路开花

著 者: 一路开花

策划编辑: 侯 钰

责任编辑: 向 飞

出版发行: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邮政编码: 100032

通联方法: 北京市西城区二龙路甲33号

编辑部电话: 010-66080360

邮购部: 010-66061078

销售部: 010-66080300 / 66085300 传真: 010-66051713

010-66083600 / 66080880 010-66080880

网 址: www.shcbs.com.cn

经 销: 各地新华书店

印刷装订: 北京市优美印刷有限责任公司

开 本: 145mm × 210mm 1/32

印 张: 8.625

字 数: 200千字

版 次: 2013年7月第1版

印 次: 2013年7月第1次印刷

定 价: 25.00元



写在前面

成长是一个永恒的主题。不管时代如何变迁,每一代人的成长都有着相同的悸动,类似的迷茫。青少年正处在身心的蜕变期,这个时期要面对学习、生活的压力,要考虑父母师长对自己的期待,也开始有自己要为之奋斗的梦想。种种矛盾洪水般向自己袭来,这个时期的青少年最需要的就是正确的引导。阅读无疑是最优的引导方式之一,选择一本好书犹如选择了一位优秀的朋友,能给自己的成长带来帮助和启示。本书精选了青春作家的数十篇成长类经典短篇作品,以成长为主题,抒写了青葱少年时光里的美好和遗憾、困惑与蜕变,给青少年以正确的引导。

CONTENTS | 目录

第一辑	在友谊的星空里.....	1
	在风中飞扬的头发.....	2
	两个少女的天长地久.....	5
	寂寞的十七岁.....	13
	向日葵的约定.....	20
	与你笑到最后.....	27
	即将作别的青春记忆.....	31
	78周的等待.....	33
	告诉你一个秘密.....	38
	温暖的木棉花.....	43
第二辑	倔强笑忘歌.....	47
	一位差生的老师.....	48
	天上掉下个林叶樟.....	51
	自卑也美丽.....	57
	七月里的冷战.....	61
	每个十七岁都有道坎儿.....	66
	你有几个朋友已经失去.....	71

初恋,一点也不浪漫	74
请在春天为我守口如瓶	78
从未离开过的纯真	83
第三辑 总有些时光会逝去	89
十七岁的眼泪	90
让友情穿越一个迷茫冬季	96
一份怯懦给予的辉煌	101
那些糗事为你带来的友谊	104
那是青春,不是痘	109
非主流男孩	114
追寻失去的友谊	119
戴小蕾和赖小川的艰难师徒路	125
那些抛也抛不开的记忆	130
第四辑 风居住在青春里	139
照片上没有的人	140
一阵吹过十六岁的风	144
把缺点放在光亮的位置	150
又是沧桑十六雨	155
你是上天最好的馈赠	162
十七岁的暗战	168
十七岁的那株向日葵	175
高三的寂寞时光	180

海是一座没有围墙的城	182
----- 第五辑 与十七岁有关的事	203

书中自有浪子药	204
蔷薇花开须臾间	208
陌生爸爸	225
谁还会那么铭心刻骨地记着你	230
青春里有朵不开的秘密花	237
一朵和爱情无关的玫瑰	242
从不知道你如此爱我	245
初恋是场小感冒	251
三百天的青春战役	256
我这些年的离奇同桌	261



在友谊的星空里

我们一起并肩看过的风景，总是比别处的更美丽。谢谢你让我知道，有朋友陪伴的日子，就像璀璨的星空，从来都不会寂寞。



在风中飞扬的头发

当我还是矮个短发的时候，前排的倪小杉就有了亭亭玉立的身姿和一袭飞扬的长发。她经常在大夏天穿一件白底桃红的连衣裙，扎一束高高的马尾。

她每天踩着铃声跑进教室，在一片讶异的目光中回头问我，嗨，第几页？她急促的喘息和明亮的眼神，时常让少年时候的我莫名不安。偶尔，我呆住了，不知如何是好，她便会一遍又一遍地回过头来问我，第几页？问你呢，到底第几页？

事情的结局总是让人出乎意料，还未等我回过神来告诉她第几页，她便已被老师罚站到了走廊尽头。

凝视她柔亮的头发和白皙的后颈，我时常会冒出这样的疑问：倪小杉是不是有点喜欢我？否则，她干吗老是故意回头问我？她问她的同桌不就行了？

事实上，倪小杉回头问我，也是被逼无奈。原因是一次水彩课上，倪小杉的同桌不小心把浣洗毛笔的整桶水都碰到了她的新连衣

裙上，为此她俩吵得不可开交，最终形同陌路。

没人知道，我喜欢倪小杉。想想也不可能，一个成绩名列前茅年年作文获奖的三好学生，怎么会暗恋一位成绩倒数整天迟到的绣花枕头呢？可很多事情，谁都说不清楚。譬如，我就是无可救药地喜欢倪小杉。

我喜欢她穿那条白底桃红的连衣裙，喜欢她在午后流光中奔进教室的样子，喜欢她白皙的后颈和飘扬的长发，也喜欢她气喘吁吁回头问我的眼神。

就在我鼓足勇气，决定无畏流言，追求倪小杉的时候，班上忽然传出了倪小杉早恋的消息。有许多人说，在放学回家的路上看到倪小杉和一个瘦高的男生手牵着手，肩并着肩。为了证实这个消息，我跟家人谎称中午开会，悄悄跟上了倪小杉。

倪小杉到底发现了我，她欣喜若狂地拍着我的肩膀说，嗨，小子，你那辆帅帅的自行车呢？丢了？被偷了？还是借你女朋友威风去了？

我紧张得不知如何是好，无法回答倪小杉的问题。就在我伸手进兜摸索那封蓝色信件的时候，一个骑着赛车，蓄着长发的男生在对面朝倪小杉吹起了口哨。倪小杉笑笑说，我先走了啊，下午见！接着，迫不及待地横过街道，坐在了他的后座上。

我忽然觉得心里最后一丝光亮被无情的手收走了。走在人潮汹涌烈日直射的马路上，还是有一种刺骨的凉。

我托朋友请了病假。班主任惊慌失措地打来电话，问长问短，我多希望，电话那头的声音是属于倪小杉的。

第二天回到教室，一群人迅速涌到了我的跟前，滔滔不绝地向我诉说昨天晚上在班里发生的大事。不知是从哪儿冒出的谣言，竟有人说：倪小杉偷东西被抓了。

我毫不犹豫地怒吼起来，放屁！倪小杉绝不可能偷东西！同桌拉着我说，你不信也没办法，昨天晚上有同学丢了二百块钱，班主任为了查清事实，花了整整一节晚自习搜查所有学生的课桌。结果，偏在倪小杉的课桌里搜到了那二百块钱。

倪小杉一直没来上课，班上再没人如同冒失鬼一般踩着铃声跑进教室，而后气喘吁吁地问我课本几页。我不习惯这样的生活。

倪小杉回到教室的时候，夏天已接近尾声。她依旧笑若桃花，似乎之前根本不曾发生过任何事情。但之后，周围的人却经常会写纸条过来“礼貌”询问：倪小杉，你看到我的钢笔没有？倪小杉，你见到过我的钱包吗？倪小杉，你能不能帮我找找我的课本？

倪小杉渐渐在这样的“礼貌”询问中沉寂。她依旧倒数，依旧不爱学习，依旧迟到。可有一样，她到底是改变了——直到毕业，我都再没见过她穿那条白底桃红的连衣裙，也再没见过她那头飘扬的长发。

短发的倪小杉没能走进高中的大门。没人知道，落榜后的倪小杉到底去了哪里。曾经真实存在的那么一个人，就这么迅速被大家忘却了。

那封信，我一直留着，一直夹在我最心爱的日记本里。我想，成年以后，如果我真正得到了一份来之不易的爱情，那么，我一定会告诉她，曾经有一个名叫倪小杉的女孩坐在我的前排，她有着白皙的后颈和一头飞扬的长发……



两个少女的天长地久

冤家路窄

柴雪莹站在偌大的篮球场中央举起三根手指，信誓旦旦地跟李云萱说，云萱啊，别说我太高傲，就目前咱们学校的现状来看，估计十八岁之前，我是不可能再谈恋爱了。

李云萱拍拍柴雪莹的脑袋，别急，孩子，面包会有，奶酪会有，恐龙男友也会有的。

马苏然扛着一沓新书呼哧呼哧穿过楼道时，柴雪莹正嚷嚷得如同点燃的鞭炮。李云萱欲哭无泪地说，千金，求求你，安静点，就你这样，不被恐龙叔叔迷恋才怪呢！

恐龙叔叔？切！你以为我这两年的跆拳道是白练的吗？我这么一拳……

柴雪莹还没来得及把剩下的话说完，预备从右边超前上楼的马

苏然就噼里啪啦地滚了下去。柴雪莹目瞪口呆地看了看自己的拳头，顿时吓得脸色苍白，掉头就跑。

李云萱果然是个傻妞，明明不是她闯的祸，她还要不顾一切地带头跑下楼去。

马苏然捂着汩汩流血的鼻子，风趣地说，oh，my观音菩萨，真是出师不利。

世界真是小得无处可逃。柴雪莹绝对没有料到，刚才被她失手打得鲜血奔流的那位男生，竟会是班里新来的同学。

天哪，真是冤家路窄。

一见钟情

洗净鼻血之后的马苏然，面容清秀得如同三月春风中的杨柳。他穿着被风胀满的白衬衫，站在银色的窗边傻笑。

远处的天际，浮动着一片散漫火红的云霞。渐渐坠落的夕阳，将生命里残留的那些温柔之光，毫无保留地排向这个昏昏沉沉的世界。

回眸之间，马苏然与柴雪莹四目交接。暗红的光，像巨大的屏风在马苏然的背影里浮沉，柴雪莹很努力很努力地睁着眼，却还是看不清马苏然的脸。

马苏然敞着线条硬朗的胸膛，忽然一个箭步，跨到柴雪莹的眼前，嘿嘿地坏笑。这一刻，柴雪莹终于看清了他的眼睛。从此，这双亮如湖泊而又带着鸽子灰的瞳孔，再也无法从她的心里挥落。

仅是一眼，柴雪莹就不可自拔地迷上了马苏然。

她坐在偏僻的角落里，一次又一次地偷看马苏然的侧影。每当

微风而来，他的白衬衫就会呜呜地扬起船帆。真没想到，不过十六岁的少年，竟也会有着如此波澜起伏的魅力。

柴雪莹知道自己没救了，一遍又一遍地伏在角落里写他的名字。马苏然，马苏然，日落黄昏且当还，若使红颜无尽泪，君坐岭北我居南。

爱屋及乌

只为马苏然的一句话，柴雪莹就把多年苦蓄的飘扬长发还给了初冬的大风。

李云萱忍不住悲叹，可怜的娃儿啊，你也不必这样吧？就算马苏然说他喜欢短发的女孩，你也不必如此超前，赶着削发为尼吧？

柴雪莹的短发造型，使全班男生大跌眼镜。曾经迷恋她一头长发的四眼小子，更是为此痛心疾首。

马苏然始终没有任何反应。印象中，他只是轻描淡写地侃过一句，哟，变梁咏琪啦？

柴雪莹并不后悔当初的决定。因为除了这句话之外，马苏然还另外补过一句，柴雪莹，这件紫色的衣服其实很适合你。

因为这句话，柴雪莹翻来覆去地把这件衣服穿了整整一个月。脏了，她就扔在洗衣机里，潮了，她就用电炉烤干。

她固执地以为，只要这样，马苏然就会多看她几眼，就会清楚地明白她的心。岂料，所换来的，只是一句略带戏谑的嘲讽。

咳，柴雪莹，问你个问题，你是不是只有这件衣服了呢？那么多天了，都没见你换一换。

情有所属

马苏然第一次向李云萱表白的时候,天空正下着瓢泼大雨。

李云萱一动不动地站在马苏然的伞中,看着周遭迷蒙的世界。
她第一个想到的人,是柴雪莹。

她清楚地知道柴雪莹这个丫头有多么多么喜欢面前的这个男生。她为他写了无数的藏头诗,为他剪去了心爱的长发,甚至,为他改变了一切能够改变的喜好。

李云萱永远记得柴雪莹的手。在她爸妈离异的时候,在她彻夜不归想要退学的时候,在她中考失意决定放弃的时候,这双手,始终没有离开过她的肩膀。它们像一对忠诚的生死树,不离不弃地站在李云萱的心田里。

李云萱毫不犹豫地拒绝了马苏然。尽管,她也曾在日记里悄悄地写过马苏然的名字,也曾设想过和马苏然一起过云淡风轻的日子,但比起柴雪莹来说,马苏然实在过于微不足道。

她没有把这个消息告诉柴雪莹。她怕这个故作坚强的丫头会忍不住伤心。

她和从前一样,拉着柴雪莹的小手,坐在空无一人的角落里,偷看窗边的马苏然,而后,帮她出各种各样的鬼点子,打退所有来路不明的情敌。

天长地久

柴雪莹骑着租来的摩托车，站在李云萱宿舍楼下鬼喊鬼叫的时候，皎如玉盘的明月，尚且遥遥挂在夜幕中间。

李云萱穿着宽大的羽绒服，睡眼惺忪地从门口冲出来，暴跳如雷。可事实上，她还没来得及发火，柴雪莹就生拉硬扯地把她拽上了摩托车。

凌晨的街道上，清冷得如同地窖。柴雪莹扭手轰足了油门，拼了命地在大街上横冲直撞。北风像刀子一般，呼啦啦地刮过李云萱的耳际。

摩托车被骑得飞快，李云萱冷得直冒眼泪。丫头，你该不会是一时赌气，想要为爱轻生吧？如果真是那样，求求你放我一命，我还没满十八，我还没正儿八经地谈过一场恋爱……

闭嘴！你懂什么？再晚，再晚就看不到海边日出啦！柴雪莹说完这段话，嘿嘿地迎着肆虐的寒风坏笑。

那是她俩一生中见过的最美的海。

湿腻的海风夹杂着自由的气息，如同光明一般铺天盖地而来。海的尽头是天，是茫茫不可知晓的地域，是一条泛白的水平线。暗红的朝阳，如同柔情万千的少女，冉冉地从海的尽头浮起。它每升一个脚步，就会蹬出千万波不同形貌的浪潮，如松涛，如雨雾，如风中麦尖。

柴雪莹故作深沉地说，云萱啊！面对此情此景，我们是不是该来一段浪漫的对白？譬如，勾勾手指，承诺你我的友谊，就像这海水一

般永不消逝，多好。

李云萱再一次牵住了柴雪莹的小手。虽然，她觉得自己这样做有些矫情，但她还是把那句话说出了口，臭丫头，虽然我知道，永远是一个很虚幻的词，但我还是希望，你我的友谊能够天长地久。

泾渭分明

回程的路上，为了保命，李云萱自告奋勇地当起了司机。她把深红色的头盔罩上，阴阳怪气地说，哎呀妈呀，真是帅得一塌糊涂！

李云萱骑摩托车的速度简直就是蜗牛。柴雪莹在后边一个劲儿地嚷嚷，快点啊，快点啊，你在等谁啊？再这么慢，我直接下来走得了。

就在李云萱准备加速冲上大坡的时候，兜里的手机忽然响了起来。柴雪莹一把伸进她的口袋里，调侃式地骂道，大清早就忍不住思念来电话啦？也不知道是哪个痴心汉子打的。

呼呼的风仍旧吹着，柴雪莹的笑容忽然在见到号码的一瞬间彻底凝固。清晨六点二十一分，柴雪莹听到了自己心碎的声音。她耸耸肩膀，忍住欲落的泪花，将热乎乎的手机原封不动地放回到李云萱的口袋。

李云萱莫名其妙地问，丫头，干吗不接电话？谁打的？

柴雪莹一直没有说话。那是一串她熟到不能再熟的号码。很多次，她掏出手机，还没等那头传来连线的嘟嘟声，就惊慌失措手忙脚乱地挂断了电话。

摩托还没停稳，马苏然就骑着单车过来了，喂，李云萱，你干吗不